

河东风物

峰峦古战场 华胥文脉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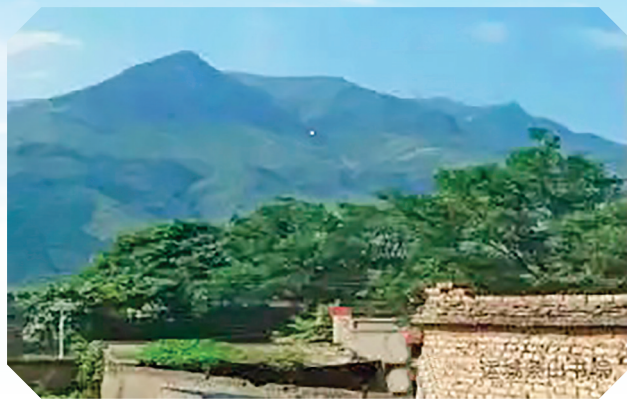
□杨洪惠

中条横亘，河东形胜；青龙藏峪，石鹿隐幽。在永济东南的群山褶皱里，一道幽谷穿云破雾，一脉清溪蜿蜒千年，这便是承载上古烽烟、根连华夏初源的青龙峪。石鹿峪静卧其间，山高谷深、林密泉清，这里既是上古部族争雄的天险，也是华胥文脉绵延不绝的文化圣境。

踏入青龙峪，便踏入了一段被青山封存得远古史诗。此地扼永济、芮城、盐湖三地之交，控盐池、望汾涑，锁钥河东、屏藩中原，峪深崖险、路隘林密，天生便是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雄关要塞。远古之时，天下未定，部族争雄，黄帝部落自西向东挥师而来，欲问鼎河东盐池与中原沃土，而炎帝蚩尤部族据守中条，凭天险布防，誓死捍卫故土。石鹿峪正是这场部族逐鹿的核心战场，蚩尤率九黎之众，依托青龙峪的崎岖山势设营筑垒，欲阻黄帝大军东进。

峪内四庄错落，水峪、岭西、西坡、东坡沿山散布，窑洞层叠、梯田环崖，这些并非单纯的民居遗迹，也是蚩尤部族驻兵守隘、囤积粮草的营垒旧地。山下石卫，古名“石御”，乡音至今不改“御”字古调，一语道破千年玄机——此处曾是蚩尤部族固守疆土、抵御黄帝的前沿屏障。石鹿峪与石卫互为犄角，峪谷为障，峰峦为城，共同构筑起九黎部族抵御的坚固防线。山间古道，曾有蚩尤部族的戍边步履；崖畔残迹，犹记部族御敌的呐喊。千百年间，刀光剑影几度映亮峪谷，金戈铁马几度踏碎山岚，一道青龙峪，半部河东部族征战史。

风烟散尽，文脉长存。若说战场风骨铸就石鹿峪的魂魄，那么华胥根脉便是滋养这片土地的血脉。峪南一峰独秀，刺破云天，海拔1624米，山势峭拔如



▲青龙峪(资料图)

锥，形似犁铧向天，古称石锥山，又名犁尖，正是华夏共尊的华胥峰。此峰孤耸云表，钟灵毓秀，是传说中华胥圣母履迹生圣之地。上古洪荒，人文未开，华胥氏踏神迹而孕，生伏羲、女娲，一画开天、抁土造人、炼石补天，肇启华夏文明鸿蒙。华胥为中华民族之始祖，伏羲为人文之始祖，女娲为创世之神母，三圣一脉，源流俱在中条，根脉尽在石鹿。元代碑刻明载：“天柱峰东石鹿谷，石锥山一名华胥峰”，方志相传，古迹可证，让缥缈的远古传说，落地成可触可寻的山川坐标。峰顶旧有古祠，晨钟暮鼓，祭烟袅袅，曾是四方先民朝拜始母、敬奉三圣的圣地。一口古钟响彻山谷，承续的是对人文初祖的虔敬；一方坪台曾演社戏，流传的是对华夏根源的守望。华胥峰不只是一座山的名字，更是一方文明的图腾，是河东大地古老神圣的文化坐标。

驻足岭西高台，向西北望去，天地造化更显神工——始母峰宛若华胥圣母静卧天地之间，双峰林立如慈母哺育之姿，温润雄浑，气象庄严，正是华夏始母化生万物、滋养苍生的天然圣象。横躺的峰峦之下，崖壁间藏着千年古岩窟，今名玉皇

洞，石洞幽深，石壁斑驳，是上古先民穴居野处、繁衍生息的古老家园，一孔石窟，藏着人类原始的烟火与信仰。庙凹西咀之巔，女娲庙巍然矗立，香烟绕崖，奉祀的正是抁土造人、炼石补天的创世女神，庙堂依山而建，正对始母峰，象征着女娲承华胥之德、孕育万民、补天立极，一庙一峰，遥相呼应，书写着母系文明创世的千古传奇。驻足山巔向北远眺，平川之上，伏羲祠静卧于太极图之中，负阴抱阳，藏风聚气，正应伏羲画八卦、定阴阳、启文明的无上圣功。华胥始母卧于山，女娲圣母居于巔，伏羲圣祖居于川，三圣同辉，构成了青龙峪独一无二、冠绝河东西的上古文化格局，也奠定了此地华夏根祖文化核心圣地的地位。

这场旷日持久的逐鹿之战，在石鹿峪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。蚩尤部族依托青龙峪天险顽强抵抗，黄帝大军久攻不下，战事胶着不决。直至黄帝拜风后为相，共商破局之策，风后观天象、察地利，为黄帝创制指南车，以辨方向，破解九黎部族利用山谷迷雾设伏的战术；又推演阵法，布石鹿之阵，借山谷地形布下奇局，困住蚩尤精锐；更驯养猛兽，借猛兽之威冲击九黎营垒。最终，黄帝凭借精妙

谋略与雷霆攻势，突破石鹿峪防线，成就定鼎中原之伟业。石鹿峪的一石一木，皆见证了这场上古部族融合的关键战事，也让这片土地，成为华夏文明从纷争走向融合的重要见证地。

峪深藏古寺，石老见文明。石鹿峪间庙宇错落、古碑犹存，一砖一瓦皆载初心。岭西之外，祖师庙临崖而立，红石叠墙如玛尼堆，古槐护庙显灵韵。清康熙碑纹漫漶，道光、咸丰两碑矗立，一记重修之盛，一记乡规之严。“两州十县，万里传名”的匾额，见证昔日香火之盛；“行凶罚油、盗窃禁赌”的戒条，守护山村礼义廉耻。西坡全神庙小巧而神圣，龙王居中，观音侧立，土地相守，泥胎彩绘历经风雨依旧神采俨然。六株古槐丛生成林，枝繁叶茂，庇佑一方。东坡溪涧清流，观音庙幡帐依旧，“坐村宝地，保民平安”的祈愿，穿越岁月仍动人心弦。这些山间小庙，不只是香火寄托，更是华胥文化、三圣信仰在民间的生生不息，是始祖精神融入烟火人间的见证。

如今的石鹿峪，人烟渐稀，风骨犹存。岭西窑洞前，杨姓夫妇守山护林，守的是山林，更是一脉乡愁；四庄残垣间，泉声依旧，流的是溪水，更是千年文脉。山风过处，似有远古战鼓回响；云雾起时，如见始祖圣影降临。一谷藏双脉：上承华胥、伏羲、女娲创世开天之德，下接黄帝与蚩尤部族逐鹿融合之功；左拥上古战场雄关险隘，右抱根祖文化圣地名山。

青龙峪不语，石鹿峪无言，却以山川为卷，以石木为笔，写下华夏文明悠远的序章。这里是上古部族逐鹿的战场，是三圣故里，是藏在中条深处的文化秘境。一峪通千古，一脉贯华夏，石鹿峪以沉默之姿，守护着民族最初的记忆，等待后人前来，寻根、朝圣、聆听那来自远古的浩荡长歌。

运城珍宝馆

粉彩蝴蝶白菜纹盖坛

一瓷粉彩绘清韵



□胡春良

清代粉彩瓷器作为中国陶瓷史上的艺术高峰，融合了釉上彩绘技术的创新与传统审美文化的精髓。运城博物馆馆藏的清代粉彩蝴蝶白菜纹盖坛，以其独特的纹饰组合、精湛的工艺技艺和深厚的文化内涵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清代社会文化、工艺技术与审美追求的珍贵样本，堪称珍品，同样也是厚重河东丰盈文明的物证。

坛是一种口小肚大的储物容器。粉彩蝴蝶白菜纹盖坛在形制上体现了清代“坛”的典型特征，通高约28厘米，口径12厘米，腹径22厘米，足径13厘米，造型规整，比例协调。器物由盖、身两部分组成，盖呈覆碗式，顶部设圆形提钮，盖沿略大于器口，便于密封。器身为典型的鼓腹式罐形，敛口、丰肩、鼓腹渐收，圈足内敛。整体造型饱满圆润，线条流畅，符合清代中期陶瓷器物的审美特征。

在清代陶瓷发展史上，此类盖坛属于日常生活用器，但其因精美的装饰而超越了实用器的范畴，成为兼具实用功能与观赏价值的艺术品。运城博物馆所藏的这件盖坛，在形制上具有典型性，但在装饰上又颇具特色，这正是清代瓷器“实用与审美并重”特征的体现。其装饰以白釉为地，通体施以粉彩绘，主要纹饰为“蝴蝶白菜”组合图案。白菜纹饰以写实手法绘制，占据器物的主体位置。菜叶层层包裹，自然舒展，叶脉清晰可见。色彩以绿彩为主，但通过浓淡变化表现出叶片的阴阳向背。浅绿、翠绿、墨绿的自然过渡，使白菜呈现鲜活水灵的质感。叶脉以墨彩勾勒，线条纤细有力，增强了画面的立体感。尤为精妙的是，菜叶边缘的轻微卷曲和虫蛀痕迹的细腻刻画，使画面充满了生活气息和自然情趣。

蝴蝶纹饰穿插于白菜之间，姿态各异，栩栩如生，有展翅飞翔者，有驻足叶上者，有相互追逐者，构成了一幅生动活泼的画面。蝴蝶的绘制极为精细，翅膀的纹理、触须的弧度、肢节的形态都刻画得细致入微。色彩运用丰富而和谐，红、黄、蓝、紫诸色交织，通过粉彩特有的渐变技法，呈现出蝶翼的斑斓色彩和透明质感。

白菜和蝴蝶在盖坛上构图，不仅是装饰，还有丰富的寓意。白菜在中国传

统文化中具有特殊寓意。首先，白菜谐音“百财”，寓意财富众多；其次，白菜颜色青白，象征清白廉洁；第三，白菜生长旺盛，寓意生机勃勃。在清代瓷器的装饰中，白菜纹是常见的吉祥图案，特别是在民间用器上更为流行。这件盖坛上的白菜纹绘制精美，既是对自然物的艺术再现，也是对美好生活的祈愿。蝴蝶在中国文化中同样是重要的吉祥符号。蝴蝶谐音“福”，寓意福气；蝶谐音“耆”，指七八十岁的年纪，象征长寿。蝴蝶成双成对，又寓意爱情美满。此外，蝴蝶从蛹化蝶的过程，也被视为重生和转化的象征。在这件盖坛上，蝴蝶姿态生动，色彩斑斓，不仅增添了画面的灵动感，也强化了吉祥寓意。这也体现了清代瓷器装饰“图必有意，意必吉祥”的特点。

在工艺技术方面，粉彩蝴蝶白菜纹盖坛代表了清代粉彩瓷器的卓越水平。首先是胎釉质量。器物胎体细腻洁白，叩之声音清脆，说明胎土淘洗精细，烧成温度控制得当。釉面均匀光洁，白中微微泛青，为粉彩装饰提供了理想的基础。这种高质量的胎釉是粉彩能够呈现最佳效果的前提条件。其次是粉彩工艺的创新运用。粉彩是清代在康熙五彩和珐琅彩基础上创新发展的釉上彩品种，其最大特点是使用“玻璃白”打底。在此盖坛上，可以清晰看到玻璃白的运用效果。第三，在需要表现立体感和色彩

过渡的区域，先用玻璃白打底，再在其上施彩。这种技法使得色彩呈现出丰富的层次和柔和的过渡，特别是白菜叶的渐变效果和蝴蝶翅膀的透明质感，都是传统五彩瓷器难以达到的。第四，彩料的运用也颇具特色。此盖坛使用了至少10种不同的彩料，包括胭脂红、娇黄、翡翠绿、宝石蓝等名贵色料。这些彩料经过精心调配，既保持了各自的色彩特性，又在整体上和谐统一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彩料的发色纯正鲜艳，历经数百年仍保持较好的呈色效果，说明彩料配方和烧成技术都已相当成熟。第五，绘制技法的多样性也是此器的一大亮点。工匠运用了勾线、填彩、洗染、点染等多种技法。白菜叶采用勾线填彩法，先以墨彩勾勒轮廓，再填以绿彩；蝴蝶翅膀则运用洗染技法，通过彩料的浓淡变化表现翅膀的纹理和质感。蝴蝶身体和触须则采用点染法，以极细的笔触点画出细节。这些技法的综合运用，使得画面既工整细致，又生动自然。最后是烧成技术的精准控制。粉彩瓷器需要经过两次烧成：先高温烧成白瓷，再低温烧成彩绘。此盖坛的彩绘部分烧成温度控制得恰到好处，彩料与釉面结合紧密，无脱落、无变色，说明当时的烧成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。

这件粉彩蝴蝶白菜纹盖坛，不仅是研究清代粉彩瓷器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，还是研究清代社会文化和审美价值观念的重要物证，也彰显了河东灿烂的古文明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意义。

本版责编 韩立
美编 荆星子 校对 王君